

地理环境对语言功能演变的影响

——以九河乡普米语小语种的生态保护为例

杨 露 余金枝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本文基于第一线田野调查获取的材料,指出九河白族乡普米语存在母语保留型、母语衰退型和母语复苏型三种不同的语言功能类型,这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存在密切关系,该现象值得深入探讨。文中指出母语复苏型是近些年出现的一种语言使用类型,显示了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有可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复活、维持少数民族语言活力,说明语言保护的政策实施中必须考虑在一定条件下母语复苏的类型。

关键词: 地理环境;语言功能;母语复苏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6)04-0197-04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Function

--A Case Study of Pumi language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Jiuhe town

YANG Lu YU Jin-zhi

Abstract: Based on materials obtained from fieldwork,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Jiu-he town ha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language functions: mother tongue retention, mother tongue decline and recovery of mother tongue, these types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This phenomenon is worth in-depth stud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mother tongue recovery is a type of language usage which appears in recent years, it shows the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education might promote minority languages resurrection, and maintain the vitality of minority language. This paper put forward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protection policy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types of mother tongue recovery in certain conditions.

Key word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Language Function; Mother Tongue Recovery

地理环境分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个部分。世界上任何语言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置于一个与它紧密联系的地理环境之中。它的分化和演变都与自然、社会、文化、族群等社会、地理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性往往会导致语言功能的地域差异性。其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要素有地形、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人文地理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人口、城市化水平等要素。地理环境对语言功能的影响主要通过组成地理环境的各要素及其综合作用来实现。有的地方受多重地理要素影响,有的则只受个别地理要素的制约。

九河白族乡隶属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位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东南部。南与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交界,北同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隔金沙江相望,东与玉龙县太安乡红麦村相连,西北与玉龙县石头乡、石鼓镇接壤。全乡土地面积为 358.7 平方公里,是南北走向的山间坝子。地势北高南低,东西及中间低凹,呈阶梯形展开。最高海拔 4207

米,最低海拔 2090 米。受金沙江河谷与玉龙雪山干湿气候影响,全年季节性气候差异明显。全乡辖 10 个村(居)民委员会,79 个村(居)民小组,共 7372 户,26969 人。境内有白、纳西、普米、傈僳、藏、汉等 6 种世居民族。其中,白族 14300 人,占总人口的 53.02%。纳西族 10185 人,占人口总数的 37.77%。普米族 1150 人,占人口总数的 4.26%。

九河乡的普米族主要分布在金普和河源两个村。金普村的普米族人数最多,有 584 人,其次是河源村 456 人,这两个村的普米族占了全乡普米族人口的 90.43%。其余的 110 人散居在甸头、关上、中古、北高、河源等多个行政村。考虑到人口因素,我们选取金普和河源两个村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两个村普米语的调查,我们发现该地普米语的保留可分为“保留型”、“衰退型”、“复苏型”三类。

分布于同一个乡的普米语存在三种不同的使用类型,不同类型的生态保护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对小语种生态保护研究很有价值。本文依据实地调查所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分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东南亚苗语志》(批准号:16AYY018)和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批准号:2014CX0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6-07-21

作者简介: 杨 露(1988-),女,山西临汾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与人文地理研究。

通讯作者: 余金枝(1967-),女,苗族,湖南吉首人,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 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造成普米语使用功能地域差异的地理环境因素。

一、母语保留型的特点分析

母语保留型是九河乡普米族母语使用的基本类型。这一类型的地理分布主要出现在金普村。该村位于214国道西侧。全村有1210人,其中普米族人口最多,占全村总人口的48.26%,其次是纳西族548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5.29%,傈僳、汉等其他民族仅占6.45%。下辖13个村民小组:拉普、小马坪、大马坪、大梨树、冷水沟、大麦地、通海乐、老左落、木化、新乐、小丰乐、大丰乐。普米族主要分布在金普村南部的

拉普、小马坪、大马坪、大梨树、冷水沟、大麦地、通海乐、老左落等8个小组。这8个小组的普米族母语使用现状基本相同,都属于母语保留型。下面是母语保留型的特点分析。

(一)大部均稳定保持使用自己的母语

金普村拉普寨是普米族聚居的自然寨,普米族占该寨人口的82.95%。我们随机抽取68位村民,统计不同年龄段母语的掌握情况。具体数据见表1:

表1显示,四个年龄段的68人,除了6-19岁年龄段有2人的母语水平为“略懂”以外,其余三个年龄段的均能熟练使用母语。这两位母语略懂的人是两兄弟:10岁的熊根福和8

表1 拉普小组普米族普米语使用情况

年龄段(岁)	人数	熟练		略懂		不会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6-19	12	10	83.33	2	16.66	0	0
20-39	26	26	100	0	0	0	0
40-59	23	23	100	0	0	0	0
60以上	7	7	100	0	0	0	0
合计	68	66	97.5	2	2.94	0	0

岁的熊根强。父母都在丽江打工,把他俩带到丽江读书。虽然他俩长期脱离拉普寨这一普米语社区,但寒暑假在拉普寨的短暂生活仍能帮助他们习得母语。这可以证明普米语在拉普寨语言社区中的强势地位。

还有拉普小组的和万宝(男,50岁,普米族)家的上门女婿是四川的汉族,刚来时他不懂普米语,两年左右他的普米语讲得很流利。

和完全一家三位成员的普米语水平,反映了普米语的强劲活力。和完全是金普村通海乐寨的普米族,他的大女婿是金普村大丰乐寨的纳西族,他的妻子是河源村的普米族。他们三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米语,其女婿的普米语在大丰乐就学会了。他们三人分别来自不同的三个村寨:金普村的通海乐、大丰乐以及河源村,都是普米族聚居的自然寨。这说明普米语在这三个寨子很强势。

此外,河源村有的村寨的普米语使用现状也属于母语保留型。例如:河源村桥地坪小组由于普米族的人口占该村总人口的77.35%,该人口比例使普米语成为桥地坪寨的强势用语。九河乡中古村委会雄古二组的两位普米族和月仙(女,30岁)与和庭娟(女,21岁)都是从河源村嫁过来的,她们的第一语言是自己的母语,母语非常流利。这些都是普米语保留完好的例证。

(二)不同代际的母语水平差距不大

拉普寨6-19岁、20-39岁、40-59岁、60岁以上四个不同年龄段的普米族绝大多数都能熟练使用自己的母语。我们所调查的68位普米族,母语熟练的人数比例达97.05%。

母语四百词测试也显示不同代际的词汇量大致均衡。如16岁的熊凤娟、37岁的李福限、61岁的和完全、76岁的熊占仁A级词汇分别是367、385、388、400。四位不同代际者的词汇量没有明显的差距。

(三)普米语是族群内部首选的语言交际工具

九河乡的大多数普米族除了掌握自己的母语以外,还兼用汉、白、纳西等多种语言,从而成为一个全民多语的语言群体。我们抽查金普村拉普小组的68位普米族,发现他们全是会说普米、汉、纳西等三种语言的多语人,有的人会说的语言甚至多达7种。

虽然同族人在交际时存在语言使用的多选性,但实际的情况是只要是族内交际,普米族都不约而同地选用母语。母

语的选用只受到交际对象族群身份的制约,不受交际场合的制约。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村寨、学校、卫生院等公共场合,无论是日常闲聊、还是正式会议,只要交际对象是普米族,普米语便成为首选的交际工具。

如金普村委会主任张怀军(男,42岁,普米族),他的母亲是普米族,他们的普米语和汉语都很好,但他跟他母亲说话,还是习惯用普米语。张怀军这一语言选择现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拉普寨随机调查的17户人家,家庭成员都是多语人,他们在家庭交流中,都喜欢用母语交流。

在金普村拉普寨和桥地坪寨这样的普米族聚居寨,普米语是村落强势语。红白喜事、饭后闲聊,只要大家聚在一起都说普米语。在拉普寨,我们看到普米族遇到陌生人,首先用普米语打招呼,见对方不会普米语,才改用纳西语或汉语。金普卫生院,聚集着下棋和闲聊的一些人,他们说的也是普米语。和完全医生告诉我们说:“我习惯跟病人说普米语,除非病人不懂普米语。”

母语保留型的存在,支撑着普米语的基本活力,也保证了普米族历史文化代代相承。它对其它几种语言使用类型的存在和演变无形中都产生了影响。

二、母语衰退型的特点分析

母语衰退表现为熟练使用母语的人数比例低、母语水平出现代际差异,甚至部分人出现语言转用。该类型主要出现在河源村西部、靠近老君山的河源小组。该小组母语衰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熟练使用母语的人数比例低

河源小组共有41户,其中只有6户是普米族,其余35户都是汉族。我们穷尽调查了这6户27人的语言使用情况,统计出不同年龄段母语“熟练”、“略懂”、“不会”的人数和比例,对其母语衰退情况形成量化的认识。

经统计分析得出,60岁以上和40-59岁两个年龄段母语熟练的比例均为100%,但到20-39岁这一年龄段,剧减到18.2%,再到6-19岁这一年龄段缩减为0%。这三个数据的变化,反映出母语的活力呈“老年——中青年——青少年”的下降,到了青少年这一年龄段,6人只有3人略懂母语,这清楚地说明河源小组普米族母语使用由盛而衰。能够熟练使用母语的只有12人,且多为中老年人,占总人口数的44.4%,相比

前述金普寨熟练掌握普米语 97%的人口比例,河源小组的比例明显偏低。

(二) 母语水平出现代际差异

我们梳理了河源村河源小组和双秀一家三代人的母语使用情况,藉此进一步认识河源村河源小组普米族的母语衰退趋势。表 2 列举的是其家庭成员的语言使用情况:

表 2 显示和氏祖孙三代母语水平的变迁:第一代和第二代母语都熟练,第三代只有 1 人略懂,其余 2 人都不会了。而且,略懂母语的和君珠是她 14 岁时,母亲和双秀开始有意教她的,14 岁之前她不会普米语。和双秀之所以教她的女儿学

普米语,是由于她有丢失母语的危机感。她说:“说不定到我孙子那一辈,普米语可能会丢完掉。因为不教不讲,就会丢失。”

(三) 部分人出现语言转用

在我们调查的 27 位普米族中,有 8 位不会母语的普米族,发生了母语转用的现象。他们的语言信息列表如下:

表 2 显示,这 8 人第一语言均转用为汉语,年龄都在 36 岁以下。由于河源小组 39 岁以下的一共只有 17 人,而这 17 人中就有 8 人发生母语转用的情况,这个数字反映了普米语在这一年龄段的生存危机。

不但如此,我们还对母语水平为“略懂”的 7 人进行调

表 2 和双秀一家三代母语使用情况

代际	家庭关系	姓名	民族	年龄	文化程度	第一语言及水平	备注
第一代	母亲	和四花	普米	78	文盲	普米,熟练	
第二代	和双秀	和双秀	普米	50	初中	普米,熟练	
	丈夫	刘正刚	白	54	初中	普米,略懂	
	妹妹	和玉喜	普米	48	小学	普米,熟练	
第三代	女儿	和君珠	普米	18	大一	汉,略懂	普米,略懂
	侄女	和晓玲	普米	24	大专	普米,不会	
	侄子	和亚雄	普米	22	高中	普米,不会	

查。调查后发现他们的母语水平是“听”的能力和“说”的能力不平衡,听的能力强,说的能力弱。会说的普米语词汇不多,如会说“父母、爷爷、奶奶、哥哥、姐姐”等普米语的亲属称谓,但要跟汉语词汇合在一起说。例如:“爷爷,吃饭了。”说成:“阿布(普米语“爷爷”的音译),吃饭了。”略懂母语的青少年中,有一位是 18 岁的和君珠(女,普米族,大学一年级),她在 14 岁以前不会说普米语。14 岁以后,她的母亲和双秀开始有意识地教她学说普米语。现在所会说的一些简单的普米句子都是近四年来学会的。虽然和君珠的母语习得是人为习得,与母语的天然习得方式不同,但这说明河源村已经有人产生

了失去母语的危机意识,在进行力所能及的抢救。不管这一行为能否起到使河源普米族母语复活的效果,但普米族自觉保护自己母语的行为令人欣喜。

母语衰退型是小语种在全球化背景下普遍面临的生存危机。尤其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对外交通条件改善、人口大规模流动、信息传媒普及的今天,小语种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变迁,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来说,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弱化、消失,都是大家共同的损失。

三、母语复苏型的特点分析

表 3 河源小组普米族母语转用村民的语言使用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文化程度	第一语言及水平	第二语言及水平
和君珠	女	普米	18	大学	汉,熟练	普米,略懂
和晓玲	女	普米	24	大专	汉,熟练	
和亚雄	男	普米	22	高中	汉,熟练	
和红星	男	普米	31	小学	汉,熟练	
和国华	男	普米	26	初中	汉,熟练	
和天红	女	普米	36	小学	汉,熟练	
张东玲	女	普米	9	小学	汉,熟练	
张东明	男	普米	6	学前	汉,熟练	

小栗坪社是河源村大栗坪小组所辖的三个社之一,位于河源村的西端,冲江河支脉沿岸。该社共有 15 户家庭,都是普米族。小栗坪社和河源小组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类似之处是都出现了母语衰退,不同之处是小栗坪社衰退之后又出现了母语复苏,这是值得研究的一种语言功能演变的类型。这一类型的特点主要有:

(一) 青少年熟练使用母语的人数比例上升

我们对该社 15 户 47 人的普米语使用现状进行了穷尽

性地调查。表 4 是不同年龄段母语水平的统计数据:

表 4 显示,60 岁以上、40~59 岁、20~39 岁、6~19 岁四个年龄段母语熟练比例分别为:100%、100%、33.3%、71.4%,这四个数字显示普米族的普米语水平由衰退到复苏的变化趋势。其中 6~19 岁熟练使用普米语的人口比例的骤然回升,反映了河源小组的普米语经历了中年危机后,在青少年阶段开始回温和复苏。

(二) 部分青少年有意识地学习自己的母语

表 4 小栗坪社普米族普米语使用情况

年龄段(岁)	人数	熟练		略懂		不会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6~19	7	5	71.4	0	0	2	28.6
20~39	21	7	33.3	8	38.1	6	28.6
40~59	16	16	100	0	0	0	0
60 以上	3	3	100	0	0	0	0
合计	47	31	66.0	8	17.0	8	17.0

导致小栗坪普米族母语衰退的原因主要与族际婚姻和周边的民族分布有关。小栗坪社所隶属的大力坪小组有 60 多户,大多是白族,而且小栗坪社的 15 户中有 7 户娶了白族媳妇。外围的民族分布与寨内的族际婚姻合力削弱了普米语在小栗坪社语言社区的语言势力,导致小栗坪社 20~39 岁的普米族母语水平衰退,有的甚至转用白语。

小栗坪社 6~19 岁的普米族母语得以复苏的原因有多种,既有地理环境的聚居特点,还有因其处在大理和丽江市的交界处,与外界接触较多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国家的特少数民族政策。从 2006 年起,九河乡的普米族每年都享受国家对特少数民族的资助项目,高考加分、引水工程、通路工程、扶贫资助等多项优惠照顾政策。国家的关怀唤醒了普米族抢救自己文化的意识,于是出现了普米语水平上升的良好势头。河源村大栗坪小组组长彦江平(男,38 岁,白族)告诉我们:“从 2006 年开始,有的普米族人家开始有意识地跟自己的孩子说普米语。”金普村委员会在村主任张怀军的带领下,已经开始着手普米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

母语复苏型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种语言使用类型,显示了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有可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复活、维持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母语复苏型的存在,说明语言保护的政策实施中必须考虑在一定条件下母语复苏的类型。

四、地理环境对普米语使用功能演变的影响

九河乡的普米族只有 1150 人,仅占人口总数的 4.26%,属于区域性小语种。通过探究该地普米语发生保留、衰败、复苏现象的地理环境,能够为小语种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参照和启示作用。

(一)自然地理环境对金普村普米语的保护作用

一些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由于受到强大语言压力而面临被同化威胁的弱小语言就能够起到避难所的作用。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崎岖的山地、常年寒冷的冰天雪地、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区、原始森林、大片沼泽地区等。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与周围地区很少联系,使得强势语言难于进入,从而使弱势语言在这些地区得以保存。

金普村的拉普寨位于 2650 多米的金普山上,山路狭窄弯多,路边沿线多处插有“路弯坡陡”的警示牌。虽然现在已有弹石路可以通车,但 2008 年以前这段连接拉普和乡政府白汉场的路为泥土路,全长有 13 公里。形成了一个交通梗阻的封闭型地理带。河源村的桥地坪小组在分布上处于白族、汉族的包围之中,但普米语活力依然很强劲,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与邻寨山川相隔,且普米族是寨内的主体民族,普米语是村民唯一的日常用语。形成了一个类似孤岛、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可见,山川成为普米族保留母语的天然屏障,营造了使用普米语的氛围。这一点在对当地人的访谈中也得到了证实。当我们问及“桥地坪的普米族为什么都能熟练使用普米语?”村民们的回答都是:“寨子里都是普米族,天天都要说普米话。”

(二)人口比例小、地理分布离散是河源小组普米语衰退的主要原因

如果仅仅是人口数量少,并不一定会导致语言活力的下

降。但人口少又分散杂居则会对一种语言的存活造成巨大的冲击。河源小组仅有 6 户 27 位普米族,占该小组总人口的 14.6%,6 户普米族与 35 户汉族的数量比,普米语在河源小组居于绝对劣势地位。同时还与当地汉族杂居在一起,族际通婚现象普遍。在长期的民族交往、融合过程中,其语言必然走向衰退,势必会被强势语言所代替。

(三)国家平等的语言政策是小栗坪小组普米语复苏的重要动因

政治环境对语言的传承和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上,语言的传播与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发展关系密切。建国后,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强调语言平等和语言的自由使用。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民族不分大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其他人不能干涉,更不能歧视。二是政府根据各民族的意愿帮助他们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十七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规定:“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

近年来,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不仅实行语言平等政策,还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一些少数民族加大了照顾扶持的力度,出台了很多惠及小民族的政策。既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又极大塑造了一些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出于民族感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很多少数民族越来越意识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培养年轻一代掌握民族语。同时鼓励年轻一代利用学习等机会,尽量多学些当地的民族语,使得有些地区的小语种重新焕发生机,熟练掌握母语的人口趋向低龄化。例如:河源村河源小组普米语的熟练掌握比例在青少年阶段出现回温现象。

此外,语言与地理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地理环境各要素对语言均有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共同的综合作用是语言使用功能发生地域差异的基本动力。语言功能演变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存在密切关系,值得深入探讨。目前看来,这一论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今后加强。

本文作者参加了“云南玉龙县九河白族乡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的田野调查和书稿撰写。文中的语料大部分为作者调查所得,也有一些使用了合作者调查的材料。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九河白族乡党委政府编.九河乡志(内部资料)[Z].2007.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2]戴庆厦主编.云南玉龙县九河白族乡少数民族的语言[M].商务印书馆,2014.
[3]海山,高娃.地理环境对语言的影响[J].经济地理,1998,(6).
[4]尹绍亭.试论云南民族地理[J].地理研究,1989,(3).

[责任编辑 马 伟]

[责任校对 刘 健]